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建构及其影响

高 旭 东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与浪漫主义是以对古典主义斗争的姿态登上文坛相比,现实主义是静悄悄地登上文坛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没有自认现实主义以划清与浪漫主义的界限。而福楼拜在巴尔扎克身后,推动现实主义向着更为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到了左拉的实验小说达到科学化与客观化的极致。恩格斯在现实主义流派兴起后,认为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直接参与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建构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以早期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为典范作家而排斥左拉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走着一条与西方以福楼拜的客观主义与左拉的科学实验观不同的现实主义路线,即对浪漫主义的兼容,并且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立起来。

关键词: 恩格斯;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文学规范

中图分类号:I 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2-0074-10

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一个写诗的浪漫主义阶段,他们由这一阶段转向哲学上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久就联手建构共产主义。此时他们自己的文学选择已经告别浪漫主义,尽管他们都很爱好歌德与海涅的诗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追求与将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企图,都使他们与现实主义更亲近。他们对于浪漫主义有“卖弄风情”等否定性的评价,①而对现实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过,马克思对于狄更斯等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等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都有高度的评价;并且恩格斯直接参与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建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选择被归结为现实主义。这导致中国文坛有一个历史时期只有两种文学上的主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后来又以“浪漫主义”取代了“反现实主义”,只不过“反现实主义”是一个与现实主义对立的贬义词;而浪漫主义则是作为现实主义补充的非贬义词。而且在左翼文学界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实主义还被加了很多前缀,如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选择会被归结为现实主义? 恩格斯是怎样参与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建构的,进而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与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有何不同?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兼容浪漫主义? 在讨论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建构之前,我们先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历史观念切入,以界定现实主义的内涵。

一、现实主义作为历史与发展的概念

现实主义用来指称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就是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与发展的概念,认为西方文学大致历经古典主义②、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每一种文学的“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还有一种含

收稿日期:2022-10-31

作者简介:高旭东,男,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6BZW014)。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5 页。

② 白璧德(Irving Babbitt)及其中国弟子梁实秋将希腊罗马文学看成是古典主义,将法国莫里哀、高乃依、布瓦洛、拉辛等人看成是新古典主义,本文即采用此说。

图书馆,说他崇拜左拉,因为他发现左拉有“唯物主义历史观”。① 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说:拉法格将他那本研究史前理论的“《亚当与夏娃》看得重于一切,看得比左拉重要得多;而写左拉的评论,他却是最合适的人”。② 而且恩格斯留意过福楼拜的学生莫泊桑的作品,而莫泊桑在创作中却是兼容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恩格斯在给马克思女儿的信中说:“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我反复思考了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期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③由此可见,恩格斯仅仅认为在文学成就上左拉比不上巴尔扎克,将左拉及其自然主义与巴尔扎克及其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并不是恩格斯的原意,而是后来阐发者的问题,这笔账不应该算到恩格斯头上。

通过我们的反省可以看到,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是与浪漫主义者联手否定古典主义的,但是与浪漫主义很早就打出旗帜不同,司汤达、巴尔扎克在艺术上虽然不同于浪漫主义者重视主观的抒情而是重视客观的再现,但是直到逝世,他们也没有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帜。与早期现实主义者时有浪漫主义因素的艺术表现不同,福楼拜向着客观主义的方向迈进,左拉则以冷静的客观实验的姿态将文学与科学等同。当现实主义在文坛上流行开来的时候,而恩格斯参与了创立现实主义流派的文学规范的理论建设。今天回顾历史,会感到恩格斯为现实主义确立的法则与规范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使社会主义国家走着一条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现实主义道路。然而由于恩格斯推崇的是巴尔扎克等早期的现实主义者而对左拉的评价不高,致使社会主义国家倡导的是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得到了验证,我们以中国为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省。而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左拉的小说创作,其实并非恩格斯的原意,而是在理论阐发中所发生的变异。不过,由于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方法的革命政府政策制定者倡导的又是灌注进理想的现实主义,因而福楼拜式的更加客观主义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评价不高。

On Engels'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 of Realist Literature and its Influence

Gao Xud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romanticism which stepped in the literary arena through fighting against classicism aggressively, realism entered into the literary world quietly. Stendhal (司汤达), Honoré · de Balzac (巴尔扎克) and other early realist writers did not recognize realism themselves so as to draw a line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 following Balzac, pushed realism forward in a more objective direction, and Émile Zola's (左拉) experimental novels reached the ultimate of scientiz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After the rise of the school of realism,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 believed that realism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the truth of details, but also reproduce the typical characters in the typical environment. As a revolutionary mentor, Engels took a direct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 of realist literature, and spoke highly of Balzac instead of Zola as a model writer in early realism. As a result, this led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aking a realist line which differed from Flaubert's objectivism and Zola's scientific experimentalism, namely, being compatible with romanticism, and making realism antagonistic to naturalism.

Key words: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 realism; Honoré · de Balzac (巴尔扎克); norm of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88 页。